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## 第十一回 喚醒了緣因生死死 驚聽測字有死無生

雙人到晚來，聽著了因呻吟之聲，向素臣耳語道：「素兄醫理通神，明日該與老尼說知，替他診視用藥。」素臣道：「藕已斷而絲尚連，老弟情見乎辭矣！」雙人道：「素兄休得取笑。人命為大，何忍忽然？」素臣唯唯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尼即來說道：「了緣師父知道文相公深通醫理，要請去看了因師父的病哩。」素臣更不推辭，跟著老尼，從船船上進去，診了脈息。正要出來，了緣留住說：「小尼連日也是心煩體熱，茶飯少進，要求相公一診。」素臣診過出來，與雙人情悄悄道：「了因之病，已不起矣。」雙人慌道：「難道竟無治法的嗎？」素臣道：「要治何難？只老弟通一點靈犀耳。」雙人驚訝道：「真個是這病麼？」素臣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只怕未必能到京的了。」說罷淒然，雙入亦為淚下。素臣道：「不但了因，即了緣亦恐不免。」雙入驚問道：「了緣不曾說有病。」附著素臣耳說道：「今日清早，還在蘆席窟窿中張看的。」素臣歎道：「都是這張看的不好，旦旦而伐之，生機焉得不盡？大約了因是前晚俯就之人，與老弟沾皮著肉，故其病速而深。了緣止以日成，故其病遲而淺。然淺深雖殊，成功則一。我方才診過了因，即診了緣，病根都是一般，如何是好？」兩人正在悽惶，老尼慌慌張張的出來，催討藥方。素臣道：「此病非藥石可醫，惟有寬心排解。若再胡思亂想，雖盧、扁再生，亦無用也。」老尼進去說知，了因在內，嗚嗚咽咽，哭個不停。了緣著急，又叫老尼來，要他的藥方。素臣道：「他的病與了因一般，也沒甚藥醫治。惟有安心息慮，不費精神，不起雜念方好。」老尼歎息點頭進去。就是那一晚，了緣也是臥床不起。素臣、雙入俱為慘然，只是禮法所在，無從并救人之事，不比釋氏邪說，可覺梵志之應淫女。每日如坐針氈一般，講究詩文的豪興，都消化盡淨。幸喜法雨連日體會素臣之說，要把自己詩文，改竄出十數首來，求素臣筆削，在那裡苦思力索，句酌字斟，不來與素臣糾纏，一任兩人攢眉相對，情緒無聊而已。

忽一日夜間，船泊臨清，只聽房艙一片哭聲，了因已是溘然而逝。素臣、雙入各為下淚。法雨尚未知了因有病，忽聞已死，更是驚駭。了緣哭了半夜，天明叫船家上岸，買了棺木，草草盛殮，就請法雨進艙，念了人木經。當日就送上岸，寄在一個尼庵裡。素臣、雙入送喪回船，老尼來請素臣、雙入進去。了緣在枕上哭著說道：「有一句話，本是難說。如今小尼病已垂危，也顧不得羞恥了。我兩人之病，實為餘相公而起。如今師兄已死，不可復生。小尼奄奄一息，亦在旦夕。可憐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求文相公作主，勸一勸餘相公，許收小尼為婢，或者還有生機。就是死了，也得瞑目泉下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素臣道：「餘相公是讀書之人，家教極嚴，此事斷然不能。但憐你病危，不得為不提醒。從前恐你們愛惜臉面，不好說及。如今你既自家說破，我可直言無忌了。你此病既為色慾而起，須將色慾來醫。但此時現在舟中，畫餅豈能充饑，枉自送了性命。你須把餘相公之事，置之高閣，只如雙入已死，渾身肉腐明攢，見之可怕。又譬如自己已死，埋在荒郊野墓，不能親近生人，屏去萬緣，掃除雜念，相思一斷，諸病皆除。到得身子好些，急急回家，尋一單夫獨妻親事，了你終身。不然，則遇著俊俏郎君，舊病依然復發，原少不得要做傷心之鬼。縱然遇著邪緣，畢竟擔驚受怕，並致出乖露醜。到了柳敗花殘的時候，誰來憐你？依舊空房獨宿，挨盡淒涼，妄想胡思，積憂成病！就是跟著餘相公，他有正室在家，未知能容與否？即或勉強收留，也只好略沾餘瀝，縱使大度容人，三百日裡，也須擁二百日的寒衾。豈如嫁一田夫俗子，夜夜同床，朝朝共桌，不比花前月下，膽戰心驚，沒有四妾三妻，拈酸吃醋。你須立定主意，不可走錯路頭，死者不可復生，勿以性命為兒戲，復蹈了因故轍，棄在曠野荒庵，永作無夫怨鬼，無祀孤魂也！」

了緣聽了這一篇痛切話頭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心頭頓覺清涼，頭目忽然爽豁。在枕上連連叩首道：「小尼感相公開示，迷竅忽開，倘得回生，感恩不盡！」素臣、雙入俱各歡喜，囑咐他：「安心靜養，病即可癒。斷不可再起雜念。」叫老尼料理稀粥與他吃，並定了一個降火安神的湯頭，然後出來。法雨接著說道：「原來兩位女師之病，都為餘相公而起。小僧如在睡夢，一毫不知。餘相公少年老成，可敬可敬。文相公這一番議論，真可使頑石點頭，勝如藥餌百倍。了緣師之病，大約可以霍然矣。」一面在袖內取出一冊詩文，請素臣筆削。素臣逐細批點，用心改竄，復乘法雨敬服，勸其逃墨歸儒，判別黑白，指示途徑，勤勤懇懇，痛切針砭，按下不題。

單表了緣病勢，隔不多幾日，果然大減，到張家灣時，已自起了床了。了緣一等住船，便到中艙，向素臣、雙入深深拜謝道：「文相公救小尼之命，餘相公全小尼之節，大恩不知何日得報？」素臣道：「你此時病雖好了，根尚未拔。若不依我之言，急急回去尋一結果，將來目有所見，心有所感，必到復發，須要放出主意來才好。」了緣道：「文相公之言，小尼切切在心，如今也不上岸去了，就隨船回去，還打帳帶了師兄棺木，一來觸目驚心，免得再萌邪念，二來也了我二人十年來相處的情分。到家時，養起頭髮，聽憑父母擇一頭親事，結果終身，再不作浮萍斷梗，路柳牆花了。只是師兄一死，所費不貲。如今若帶他靈柩回去，盤纏關鈔，未免不敷，事在兩難耳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這便才是，空門中豈汝等少年女子所居之地？京師中又豈汝等少年女子所游之地？只要拿定主意方好。了因之柩，斷斷該帶回去。」因回顧雙人道：「休說他兩人情分，不忍將棺木撇在荒庵，就是你我偶爾同船，亦覺為之不忍。你我盤費雖沒寬餘，當盡所有者助之。不足，則衣服臥具，俱可典當，以成此舉。」雙入連連點頭道：「素兄所言極是。」了緣愈加感激，拜謝進去。

素臣檢點囊橐，止剩有五兩多些銀子，千餘文錢。因各尋出幾件衣服，叫意兒上去典當。卻被法雨一手扯住進艙，說道：「二位相公用意，可謂及枯骨。但此地車輛進京，尚須盤費，這些衣服，也都是需用之物。小僧囊頗有餘，不如代出了罷。」因在纏袋內，摸出一包銀子，是十兩整封，遞與素臣。素臣略不推辭，將剩的五兩銀子，並作一包，叫意兒送進房艙，說法雨慨助。了緣心裡明白，說道：「多感相公、師父們見賜，師兄在九泉之下，感激不盡。」小尼出來回謝，素臣等連聲不必，卻走上船頭來。法雨躬身說道：「連日因兩位女師，一死一病，少受了相公許多訓誨。小僧到公府中去打過七，即到相公寓所來求教，不知尊寓在何處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寓在家叔寓中，你只到國子監內，問文司業的寓所便了。但此係雕蟲小技，雖雲無益，汝若聽我良言，逃墨歸儒，更有理學經濟無窮精義，益汝神智也！」法雨更是感激，歡天喜地的，向公府中去了。素臣、雙入僱一輛轎車，竟望國子監來。知觀水寓在米市，法雨復打車出城，當日叔姪相見，說不盡家鄉事體，途路情由。雙入本是舊知，擺開筵席，暢敘離情。觀水見素臣已到，指日飛鳴，國計家聲，兩有所賴，更自歡然。直吃到金吾禁夜，玉漏頻催，方才就寢。

次日清晨，觀水領素臣來見時公，只見門前寂靜，問起家人，方知時公有恙，因同進房去問病。那知時公自得一病，即昏然而臥，不省人事，觀水、素臣竟無從與交一談。當日，太醫來看，用的是十全大補湯，說的兩來船活話。觀水命素臣診視，卻是不起之症。私向觀水說知，不勝悲感。當時，就在時公賜第中宿了。

隔了幾日，到七月下旬，忽然颳起大風，竟紛紛飄下雪來。寓中之人，個個駭然，有的道：「炎天下雪，必有奇冤。」有的道：「已交秋令，此地早寒，或非災異。」唯有素臣漢姪，知是哲人其萎之兆，相對愴然。到了三更多天，時公已是騎箕而去。觀水大哭一場，素臣亦濕透青衫，不能已矣。喪事中，朝廷欽賜祭葬，百官公奠酒筵，門生故更會葬者，紛紛而來。觀水、素臣同心料理，無不中則。惟權閣斬直致博，力勸時公子姪卻之，頗為同輩（齒奇）（齒乞）。

忙了半月，送柩出城，到張家灣上船。叔姪二人，淒淒慘慘的，同車而回。到得寓所，只見舉家驚惶，根問，方知是靳直授意安太師密參，降了保定府教授。觀水大笑道：「我本無宦情，時師下世，尤覺意興索然。且得罪權庵，豈能免禍？今蒙聖恩高厚，不加譴責，許我為師儒之職，實出我之望外。但時公一歿，舉朝無人，為可憂耳。」司業閒曹，本無出息，觀水又是極廉介的人，竟至囊橐蕭然，出京盤費，尚無所措。素臣、雙入俱要辭歸，觀水道：「你們俱是空手，如何能作歸計？待我遍托門生，尋一館地，暫且安身，以圓際遇罷了。」因向各門生說知。不數日，兩人俱有館地，觀水送了兩人赴館，然後赴任而去。素臣主人姓袁，名靜，字正齋，籍隸大興，現任翰林院侍讀。雙入主人姓趙，名日，字日月，籍隸遼陽，現任兵部郎中。兩人比鄰而居，都是以朋

友為性命，書史作生涯的人。知素臣係觀水之姪，時公欲為保薦；雙人又係素密友，同伴進京，均屬正人無疑，故欣然延請。到館後，興味相投，日近日親，情如膠漆。正齋、日月更視素臣如師保，如父兄，敬愛非常。但是素臣憶著老母在家，本擬功名唾手，今聞此信，恐生悲感，兼之家計貧乏，難免焦勞，心下不勝愁悶。

一日，與正齋、日月、雙人月下同飲，觸起愁心，忽然大哭起來。雙人憶著老母，亦流淚不已。素臣援筆立成古風一首，其詩曰：

祝融怒逐共工逃，頭觸不週天柱橈。  
鴻蒙元氣缺西北，女媧煉石補不得。  
尾閭之水色如赭，沃焦一片不禁瀉。  
可憐精衛吻作灰，朝朝海上空徘徊。  
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人生十不滿其七。  
月落杯中酒不乾，吾人行樂及時耳。  
無為鼻孔生辛酸。噫嘻乎悲哉！  
客且無猜，餘以告哀：君不見——  
《小雅》笙詩之南陔，南陔有聲其辭闕。  
孝子有心不可說，欲說不說先悲傷。  
而我獨非人子腸，皇天頹兮迷元黃！  
海若干兮變滄桑，我生七年我父亡。  
音容至今都渺茫，寡母苦塊血已枯。  
宵來王績茹苦茶，篝燈教字還勤劬。  
嗟予少小保所知，惟知逐逐為兒嬉。  
母怒責兒兒叫哭，慈母傷心淚讓讓。  
二十年來教子心，淚痕日日沾衣襟。  
最憐自幼及成人，都無一事酬吾親。  
埘中既乏茅容雞，仲由菽水獨難支。  
廚頭爨火禁不起，蕭然無以供甘旨。  
年過二十仍諸生，眼看同學多簪纓。  
伏雌不飛復不鳴，闐然無以揚親名。  
親日食貧吾所甘，培風努力當圖南。  
青天之上攬日月，會須北闕方停驂。  
河中雙鯉馳尺一，今年五月逐行驛。  
舉頭鳳閣臨朝昏，朝昏磨秃弼頭筆。  
吐哺公旦發皤皤，多方抉剔爭爬羅。  
黃雪漫漫箕尾連，白雲滿目空摩挲。  
摩挲靜夜獨傷神，突有明月來驚人。  
發付牢愁酒一盅，拼教爛醉真如泥。  
無限平生心內事，一醉茫茫總不知。  
那知兩手都慵舉，當筵脈脈不能語。  
無端又有林中鳥，繞樹三匝相哀呼。  
天涯失意吾與汝，汝呼我哭聲呱呱。  
鳥聲啼落一庭月，月落庭空風入骨。  
磷磷鬼火來逼人，滿座當之動毛髮。  
補天天傾，填海海竭。席散風歇，客走鬼沒。  
惟有林鳥一夜哀，同聲直到明星揭。

素臣寫完，擲筆復哭，正齋等再三勸慰。只聽見剝啄之聲，家人去開進來，日京道：「原來是長卿兄，幾時回京？緣何夤夜到此？」長卿道：「弟直至今晚方回，夜膳時，秉燭觀書，忽聽見哭聲，如孫登之長嘯，有鸞鶴音，為弟一生耳所未聞。不勝驚異，故尋聲而至。」日月指著素臣道：「哭的就是這位先生。」復向素臣、雙人說：「此即弟輩所常說太常博士，宛平洪長卿也。長卿學品，兩先生久已耳熟。更有一樁絕奇的本事，聞聲而識是人行之邪正，格之貴賤，閱時驗之，歷歷不爽。今聞先生之聲，驚為希有，秉燭而來，先生之品格可知矣。長卿所居，即在舍後，因奉使至中嶽祭告，故未得會。今請兩先生法眼諦視，方知弟輩非虛譽也。」長卿與素臣、雙人作禮敘述過，問起大哭之故，也勸慰了一番。見桌上長箋，潑墨淋漓，拿將起來。正齋道：「我們只顧勸解，尚未看詩。」因一齊立來看，看畢，長卿擊節歎賞道：「至情悲雋，天才橫溢，天海兩結，月酒兩鉤，忽斷忽續，忽合忽離，來不知其所自來，去不知其所自去，古文三昧，盡此一篇中矣。」日月、正齋同聲贊歎，素臣帶淚謙謝。正齋就著殘酒，要長卿入席。長卿道：「夜已將半，弟尚未覆命，明日須五鼓入朝。文先生正在感傷，定該早些安置，風露之中，不宜久坐，恐違玉體。」日月等俱以為然，遂各散去。素臣一見長卿，竟像舊曾相識認的一般，心中戀戀，睡夢之中，如有所感。

次日起來，因長卿入朝覆命，直挨到吃過早飯，方才出門。那知長卿掛念素臣，已至門首。素臣讓進書房，接膝密談，真是同心之言，其味如蘭，你敬我的才華，我服你的見識。論理學，則周程同席；談氣節，則李郭同舟。說不盡的似漆投膠，如魚得水。當晚兩人不忍分別，抵足而談，直至五鼓方睡。自此，無日不會，幾如並蒂花、連理木一般，兩人遂成了第一等道義之交、性命之友了。長卿兵機算法，都未得真傳，請素臣指授。素臣傾囊倒篋，朝夕講解，長卿心領神會，日新月異。素臣歡喜異常，因道：「弟有四事，略為擅長。詩法則吾兄久探元秘，兵與算亦造精微。惟醫學未與吾兄講究，吾兄豈有意乎？」長卿道：「醫為人之須知，弟實未知其蘊。不知吾兄已探其奧，請居北面，專賴提撕。再者，塚宰趙芮，係日兄服弟，其夫人現患產症，命在旦夕。吾兄既擅神術，宜以人命為重，不計其人之卑鄙也。」素臣道：「趙芮為人，弟素所不喜。既係日兄近族，亦可一往，但無自炫之理。」長卿大喜，即通知日月，領了趙芮家人，駕車來迎。怪素臣道：「吾兄抱此神術，因何並不提起？何厚於長卿，而薄於弟也？」素臣道：「醫本淺疏，何足掛齒？今日與長卿談及，我兄乃出此言，得毋知弟者疏乎？」日月也不覺失笑。

家人叩見，述其主敦請之意。素臣與日月俱望北城而來，到了方臬衙門首，下得車來，趙芮已在門前迎接，揖讓進去，直至內廳，禮畢茶罷。趙芮開口道：「家兄極稱先生才品，兼精岐黃之術。拙荊小產，因惡露未淨，飲食不進，危險非常，望先生細細診視。不瞞先生說，拙荊係楚王嫡女，倘有不測，關係不小。千萬用心醫治，學生不惜重酬。」素臣佛然道：「老先生之言差矣！在老先生結髮之情，何分貴賤？在晚生割股之念，寧計錙銖？因令兄與晚交契，故造次登門。若以醫生視晚，以勢相嚇，以利為餌，則顯者之堂，非窮儒所敢廁足，就此告別了。」說罷，拂衣而起。趙芮氣得兩頰緋紅，滿心焦躁，但因郡主病危，只得假作歡顏，一力挽留道：「學生因夫妻情分，精神恍惚，語言謬亂，以致開罪先生。萬望曲賜涵容，推家兄之愛，起賤內之生，則學生

之夫婦，感激深恩，銘心刻骨矣。」因連打哄不已。日月聽趙芮初時說話，卑鄙齷齪，滿肚不快。因素臣已在發話，故未責備。及見他認罪苦求，只得又代他勸留。素臣沒法，重複坐下，又吃了一道茶，然後請進內房診視，問了病源出來，把從前的方子，逐細看過。大聲說道：「老先生莫怪晚生說，郡主之病，非藥石可療，雖有盧、扁，不能復生矣。」

趙芮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做聲不得。老官人疾趨而至，把趙芮請將進去。須臾，垂淚出來，向素臣懇求道：「拙荊知道先生回絕，痛苦異常，叫學生跪求一方，以救其命。」說罷，就跪將下去。素臣忙扯住了，說道：「方是還有一個，服之萬萬無用。」日月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服之無用，何為有方？既係有方，何又萬萬無用？吾兄磊落之士，自不以舍弟前言芥蒂，但畢竟是何緣故呢？」素臣道：「郡主之病，純乎氣鬱。氣一日不順，鬱一日不開，則血一日不行，脈一日不消，飲食一日不進。雖有盧、扁，豈能回生？弟所擬之方，亦不過行氣開鬱耳。前此諸方，有行血者，有化血者，有調血得熱則行，而用辛熱之劑者，有謂氣虛則血不能行，而加滋補之品者。是皆未中病情，宜其不效，且反加劇矣。至此方則專乎順氣，此方則專乎開鬱，此方則順氣開鬱，兼而行之。兼而行之，何以亦如投石於水，杳無功效？弟再四思之，緣郡主且葉熊占，而忽變喜為悲，必多鬱悶。倘見藥而生氣，則欲藉草木之性以順氣，而胸中之真氣先逆而上，烏得有功？故弟有方，而又萬萬無用也。」趙芮失驚道：「先生真神醫也。拙荊一見藥碗，無不生氣，雲：『好好一個男胎，又小產掉了。』見藥即氣，實不出先生所料。但何法可以救全，還望先生大德。」素臣道：「老先生可進去與郡主斷定，說晚生尚有一方可治，必歡然服藥，方能奏效。若再有拂逆，藥便不效，病亦不起矣。」

趙芮沉吟，正欲進說。只見屏風後幾個宮女丫鬟，急走出來道：「郡主有請。」趙芮進去了一會出來，說道：「拙荊已知先生神術，立等賜方。痛哭流涕，向學生說：『我們雖艱於得子，但尚在壯年，已經坐喜，將來自可生育。』母親也是這般勸解。此時性命關頭，專望挽回，斷不敢生氣，叫學生仍前跪求。」說畢，下跪。素臣大喜，扯住道：「如此恭喜。」因將那一個順氣解鬱的方，加重了分量，說道：「不必更立新方。」趙芮見不另立方，恐素臣尚挾前嫌。日月力保，必無此事。一面留進書房小酌，一面著人料理藥餌。飯剛吃完，有兩個丫鬟，慌慌張張的，把趙芮請去。日月驚疑道：「光景有些不妙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不過是服藥下去，氣順鬱開，積瘀盡下，如懸河決溜，未免著忙耳！」須臾，趙芮趨至，說道：「先生神劑立刻見效，只是血下不止，恐成脫症，奈何？」素臣笑道：「郡主壯年，氣血甚盛，何處雲脫？瘀若不盡，反成後患。老先生當聽其自下，直至四五更天，血色鮮紅，方可煎薄粥湯服之。」說畢，告辭。趙芮那裡肯放。日月道：「我兄須在此一宿，以安病者之心。弟因同司廉介存得了子，有公席賀他，不能奉陪。」素臣道：「介存得子，弟也該致賀，兄可先為道意。」因拱手分別。那晚酒席之盛，禮意之勤，自不消說。

到明日天明，趙芮出來謝了又謝道：「不出先生所料，幾個更次，竟連下一桶多些紫黑血塊，到四更盡，方見紅血。五更吃了粥湯，睡了一覺。如今覺得心胸寬泰，思量飲食，請先生進去一診，看是如何？」素臣診了脈，說道：「已全去。」寫了一方道：「此不過安神順氣，活血醒脾，品多而分輕，每日止須一劑，吃了四五劑，就不須服藥。總以極稠薄粥養之，半月後，才進以飲食，精神氣血，必較前更好也。」說罷，告別。趙芮苦苦留住，用了早膳，才送起身。說道：「昨日承先生責備，學生知罪，不敢言謝，銘之於心，斷不敢忘便了。」素臣回館與長卿講論醫理，日夜不倦，不覺已是歲除。正齋、日月，公分邀了長卿，為兩西席開筵度歲。素臣酒後感懷，成詩一律。長卿接過花箋，朗讀道：

千里壯心辭骨肉，三更殘臘對風塵。  
不須後日催前日，已見今人代昔人。  
燭淚正憐除夜影，椒花又頌別年春。  
且愁裘馬翩翩地，何計支離著此身！

眾人擊節歎賞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出外之人，不宜悲感。明日歲朝，皇上御殿，大宴百官。二位先生早些同進朝去遊覽一回，再往各名勝外登眺，不要悶悶的坐在館中，徒傷懷抱。」次日五鼓，約齊進朝，由西華門而入，到五鳳樓後，早望見金鑾殿上，九鼎香煙，氤氳氳氳，如雲如霧，從午門內倒穿出朝來。只見各官員陸續而至。恰好趙芮領著兩個侍郎，前面打著幾碗絳紗燈，許多人役簇擁而來。素臣閃避不及，趙芮作揖道謝，著個家人將日月請去。素臣等都到兵部朝房口等候，見一對對絳紗燈，引著幾位官員入內。長卿指著開首一人，說道：「這是尚書連世，與趙黃一鼻出氣人。後邊兩侍郎，皆其類也。」素臣點首歎息。少頃，日月氣衝衝的走來，素臣問其緣故。日月道：「我那堂弟真是鄙夫！說弟婦感兄活命之恩，況又不受錢帛，要為兄圖個出身，但怕兄性氣不好，托我相勸。若得削方為圓，便引去拜在安相名下，不日就可進身。被我剝削了幾句，說這位文兄，是一個不趨火勢的正人，你休得以俗眼視之，俗情待之。」素臣正欲回答，只見各官員一齊走動，長卿等知是皇上將次臨朝，匆匆作別，趕進午門去了。素臣、雙人步出東闕門，要往國子監中，去摩挲石鼓。素臣口占《蘭陵王》一闕，念與雙人聽，其詞曰：

暫棲托，身傍西華南角。天街上，車碾香塵，馬簇飛花紅的爍。一簾珠落索，捲起龍樓鳳閣。千官濟濟入通明，朝下齊歌太平樂。閒時自猜度，假饒少年，心性不惡。秋風要便搏鷗鷗，也知道待漏金門之下，仰聖瞻天共雀躍，又何苦飄泊？非錯，吾豈作，看燈火幽窗，盡堪寂寞。詩書牢把儒冠縛，肯因此棄舊時之學。平生傲骨，便死也不教磨卻！

雙人贊道：「典麗而不靡，壯浪而不微，發乎情，止乎理，誠足奪坡公之席，而摩稼軒之壘。但長卿等恐吾兄悲感，故奉勸出來遊賞，不料反增慨歎！我們他鄉之客，還該放曠些才好。」兩人一路說話，竟出了神，直撞向一位王妃的鳳轎上去，嚇得兩旁侍從都失了色。早有幾個宦官罵道：「前邊這些護衛都瞎了眼，怎麼放人闖進道來？」一面罵著，一面來拿。前面人役，俱趕回擒捉。素臣、雙人老大嚇了一跳。只聽得鳳轎中妃子，款吐鳳音，說道：「我們沒設行帳，兩位都是讀書人，不必拿他，好好扶他開去就是了。」那宦官怪異之至，都不敢違拗，說道：「造化你這兩個孩子，快些走罷。」素臣、雙人如飛跑去。

那知這一跑開去，雙人一隻腳，絆住一條繩子，用力一踩，只聽得許多人聲口，齊叫一聲哎呀，早鑽出一個人來，把雙人拉住。素臣急回頭看時，是街上搭的一個布棚，中間支著兩腳木架，四邊地下，都用小木橛釘了繩子，把那布棚緊緊的繃住，繩子踩脫木橛，木架倒下，便把棚裡的桌子倒翻，桌子上的東西，也都撒了滿地了。素臣陪著小心道：「我們心慌，碰倒了你的棚帳。如今幫你搭起來，倘損壞了什麼，賠償你便了。」那人方才放手。素臣、雙人幫著那人，支起木架，釘好繩橛，扶起桌子、板凳，把地下的紙墨筆硯、課筒、歷本、水注、筆架、東板、戒尺、字匣等物，一件件收拾起來，喜和是灰沙地土，水注硯瓦，都沒打碎。舉目看時，只見木架中間，還掛著一張紙貼，上寫著：「江右吳鐵口，兼精星相，測字如神」十三個大字。素臣等正待抽身，只見鐵口道：「這位老爺今年二十幾歲了？」素臣答以二十四歲。雙人笑道：「素兄今年該是二十五歲了。」素臣也笑道：「正是二十五，我還記了昨日的年紀哩。」鐵口又道：「老爺去年見過驚嚇沒有？」素臣道：「見過的，你問他怎麼？」鐵口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須是死去活來的驚嚇，才算數哩。老爺請坐好，小子替你細細一觀。今日是大年初一，行動要討個吉利，就請升起冠來。」

素臣才知道要替他相面，因他說著大年初一要討吉利，雙人踩脫了他的棚帳，不好回他，只得坐下，把頭巾挺起，露出額角。鐵口道：「可惜髮際低了，少年須見刑克，大老爺在堂麼？」素臣道：「先尊去世多年了。」鐵口道：「小子就知道是要剋父的哩。妻宮兩硬，無傷。子息遲招為美。去歲的災星，虧老爺躲避過。目下氣色黑滯，又主有血光之災，淹纏之疾。一交冬令，諸難悉難。將來交了眼運，揚眉吐氣，富貴俱全。一到四十以外，便該八座了。五十歲人，出將入相，蔭子封妻。二十餘年大運，壽元八十六歲。相中該娶四五位尊寵，有七子送終。方才撞了楚府親王道兒，未免吃嚇。將來便與他沾親帶故，你往我來，同為一殿之臣。小子在此，相過二十多年，從未遇此大富大貴，大福大壽，十全之相。相金要尊重些，不是那窮翰林的生活，一兩五錢拿得出手的。」素臣笑笑，身邊去取銀包。圍著的人俱眼睜睜地看著素臣，有的說道：「相貌果是不凡。」鐵口又看著雙人道：「這位老爺，便是早年發達的了。請坐近些，待小子好看。」雙人只得將板凳撥近，鐵口把雙人幘巾起了一起，說道：「尊相少年，也該有刑傷。功名比不得那位老爺，卻要早十年光景。一生平穩，不過風波。壽有古稀，爵位止許九卿。子息也只好五位，都趕不上那位

老爺。小子據相直言，切勿見怪。」素臣笑道：「爵位又卑，子息又少，尊駕相了二十餘年，只怕從沒相過這等丑相哩。」圍看的人，都笑起來。素臣解開銀包，拿出一塊銀子，約一二錢重，遞與鐵口道：「連這位老爺都在內了。」鐵口道：「單是這位老爺，還差著哩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出恭要緊，你收了再處。」便如飛的，跑向茅房裡去了。鐵口道：「老爺尊相，原是萬中揀一。因不及那位老爺，所以說休要見怪。但尊相卻是順風揚帆，一生沒有挫折。不比那位老爺的大開大合，常要擔驚受嚇。只是一件差些，一生常主小人不足。」

鐵口正在支飾，只見一個大漢，直擠過來。鐵口高聲道：「好相貌，可惜尚未遇時。」大漢道：「我沒錢，也不要相面，只拆一個字，問尋人可尋得著？」鐵口見說沒錢，便不招攬，懶懶的說道：「大年初一，是要兩文錢一拆哩。」雙人看那大漢，真好相貌，便道：「你只顧替他拆，我出錢便是。」鐵口忙向大漢道：「你在匣內拿出一個字來。」那大漢已控兩文錢在手，指道：「就是這招牌上的『如』字罷。」鐵口取過東板，拿起筆來，忽笑道：「原來水注內的水，被這位老爺潑乾了。那位爺替小子取些水來？」眾人內就有一個，伸手接過水注，到水槽中取了水，如飛遞過來。鐵口在板上，寫了一個「女」字，一個「口」字，問道：「你尋的是男人，是女人？」那漢答道：「是男人。」鐵口搖著頭道：「是女人，一尋就著。是男人，再尋不著的。」那漢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鐵口指著東板道：「這『如』字拆開不是一個『女』字，一個『口』字？是只有女口，並無男名的了。」那漢蹙著眉頭，眼中竟像要掛出淚來。雙人道：「拆字何足為憑，就如何著急？」那漢將手內兩文錢丟與鐵口，復向袋中，取出一張黃紙，遞與雙人，說道：「正陽門內關帝簽，是准不過的。這籤詩甚是不好，故此著急。」雙人看是第四十八簽，上寫著：

登山涉水正天寒，兄弟姻親那可安。

不遇虎頭人一喚，全家誰保汝重歡？

解曰：此簽家道不安，慮妨人口，孝服臨門，逢貴人提挈，方保漸亨，不利遠行。

雙人問道：「你尋的可是親戚？」那漢道：「正是兄弟姻親哩。孝服臨門，臨字甚是不好。」鐵口道：「今日是大年初一，我不好斷生斷死。這籤詩說有孝服臨門，與我拆的字一般，你這令親多分是已死的了。」鐵口把「如」字頭上，加了一畫，「口」字一直反勾出來，說道：「這不是個死字？」那漢滿眼垂淚。恰值素臣解完了手，走入棚來，那漢一見，就喊道：「兀的不是文相公麼？」那些圍看的人，忙問大漢道：「你方才拆字要尋的，可就是這位爺？」那漢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聽得那些人，一齊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拆的好准字。」哄的一聲，都散去了。羞得鐵口滿臉通紅，做聲不得，也不再索相金。素臣、雙人拱一拱手，忙走出棚。素臣根問那漢，那漢一五一十的，說將出來。正是：

魚吞香餌連鉤咽，鳥著朱絲帶箭飛。

總評：

素臣喚醒了緣處，絕似蔥嶺人說法。但佛教欲人人空，素臣欲人步實，如冰炭耳。孔子言道德，老聃亦云道德，意正相反，安得以病此書？了緣聽素臣一番說話，驚出一身冷汗，頓覺心地清涼、頭目爽豁，亦似棒喝禪悟。但素臣當下及於緣起床、自己上岸時，復諄諄囑咐，恐致復發，與釋家一超直入如來地者，大不同矣。儒教知後必踐以行，釋教一知便了；此人禽關也，讀者察之！

素臣於了緣，則力勸其擇配；於法雨，則力勸其歸儒；真聖賢心胸，隨時隨處痾瘵在抱之念。厥後兩人不能受教，所關固大，而此時力勸已盡。仁者欲立立人、欲達達人之心，孟子言「能言拒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」，即是此意。

素臣入京，讀者拭目。時公保奏而至則已病，病即不起，與素臣且不得略交一言之文，變幻固已，特不知其意指所在。考成化期，用彭時、商輅則治，用萬安、劉吉則亂，則時公之死，正治亂關頭，不可不詳。且素臣又為撥亂反治之人，故於時相死時即當一寫。素臣入京，暗為接(木阜)，卻窮上反下，此《易》理也。不知《易》者，未可強讀此書。

或問：素臣入京既為時相接(木阜)，自應執手叮嚀，以天下為托，何以不交一言？曰：此書之妙，妙在無一直筆、呆筆、淺露之筆。若果執手叮嚀，呆直淺露，無惡不備矣！且彭時何足開素臣之先！一執手叮嚀，則素臣異日設施，皆時公之教，令主人本傳削色矣。故以不一言截而斷之，更以祛呆直淺露之病。

素臣入京，固為治亂接(木阜)，亦為得交長卿諸賢起見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有主持不可無夾輔，此素臣雖不得時相保薦，而亦必入京之故也。譬諸軍旅，素臣，其主帥也；長卿輩，其偏裨也；奚薛輩，其卒徒也。偏裨固不可缺，卒徒獨可廢乎？則素臣入京，又為結識奚、薛之故。

素臣非入京不遇奚、薛，入京而時相不死，時相死而闖王妃之道，闖道而不碰翻帳棚、即不得相面，不能遇劉大，以遇奚、薛。屈曲如游龍，稗官小說家，豈易學步！

素臣闖道，王妃口吐鳳音，免其拿捉，讀者不解其故，或疑為王妃之度，孰知其上環趙芮，下顧金羽，有草蛇灰線、匣劍帷燈之妙。

但於郡主口內露出一母親事，於鐵口內露一楚府事，而款吐鳳音之妃子，即知為楚王之妃，即知其釋放而並稱「二位」稱「好好」之故。其筆墨之靈活至矣！極矣！尤妙在始終不露其故，令明者自悟，此真神鬼於文者矣！

闖王妃道而相士乃云親王，且云楚府，是大概看其儀仗，或認識楚府一內監、一護衛，因無行帳而指為楚府親王也。是為點晴之筆。